

第一卷

中国西部散文精选

本书使我们看到一个个鲜活而生动的西部散文家，看到西部各民族融合、交流、碰撞、交融的历程，看到西部丰富的社会生活，浓郁的风土民情，看到西部雄浑壮阔、色彩斑斓的大自然景色，看到西部人更多的信仰、理想、生命魅力，不同的理想信仰和时代精神风貌。

这是中国西部散文家们的一部力作，它集中了新时期20年的成果，力作，从浩如烟海的中国西部散文家中精选而成，是西部散文家们的一部力作，也是西部散文家们的一部力作。

ZHONGGUO XIBU
SANWEN JINGXUAN

史小溪 / 主编



甘肃人民美术出版社

前 言

《中国西部散文精选》(四卷)》伴随2012年来临问世，与此相伴有许多新书出版，但它的确有些有不同寻常的。“精选”收入了190余位西部散文大家、名家及青年作家约210篇佳作，其中有很多已经进入或将要进入中国当代文学史的名字和篇章。时间上纵跨新时期30年，空间上覆盖新疆、青海、甘肃、宁夏、西藏、云南、四川、贵州、重庆及陕西、内蒙古；民族有汉及蒙、回、藏、维、彝等二十多个民族。正如陈忠实先生所说，《中国西部散文精选》“是西部散文家的一次大聚会、大展示！它的雄浑大气、璀璨夺目，所张扬的西部血性精神，无疑是前所未有的”。

西部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处于多民族共生相融的文化带，文化积淀和精神内涵是深厚而伟大的。西部是地理上的定义，对于“西部文

学”“西部散文”而言，更多地意味着文化的特质、价值的选择和心灵的指向。选本遴选了新时期30年的西部散文名篇、力作，首次将中国西部改革开放30年来散文创作成就全方位地展现在世人面前，使我们看到“一个完整而气势宏大的西部散文阵容；看到西部各民族融合、演变、源远流长的历史文化背景；看到西部丰富复杂的社会生活、浓郁的民风民情；看到西部雄浑壮丽、色彩斑斓的大自然本色；看到西部人更多的纯朴、真诚、生命魅力，不倒的理想信念和时代精神风貌。”

事物的产发往往都源于冥冥的机缘，《中国西部散文选》的出版也是如此。其过程历时两年有余，几经增删调整，而书稿的编选则经时更长。主编史小溪先生，是西部散文创作的骁将，并一直倾力中国西部散文的建构。2009年夏，我应邀参加在鄂尔多斯举办的“首届西部散文节”，与时任《延安文学》副主编的史先生得识，对西部文学的认识及西部散文文本编选有较高共识：西部区域作家所著具有浓郁西部风情、鲜明西部色彩、西部骨质、西部气派和西部精神的散文，代表作者散文艺术水平，赋有深沉的人文情怀……现在来看，选本总体达到当初目标，可以说是迄今关于西部散文最厚重最全面具权威性的一个选本，也是21世纪10年代具典藏性的西部散文精品集。

“精选”从中国西部这一地理出发，以散文为凝聚依托，但每位作者都呈现了精彩和不同，他们的咏叹带着灵魂的震颤，他们与西部情感相依，灵魂相契，已成为西部风景和人文情感的一部分。我以为，入选作家创作风格是多元的，但共同构建的宏大叙事所体现的内在价值追求是相同相近的。这些可以视作是西部的大美和“灵魂之签”的文字，读之会激起人们对西部“整个中华文明的乃至人类文明的景仰之情”。这些文字给了

我很多感动和温暖，也让我想起十年前的世纪初，与人民文学主编韩作荣先生一同策划了“文学观察书系”，并连续三年推出一套四卷的“文学精品年选”。至今依然感念主编韩作荣、李敬泽、崔道怡、肖复兴四位先生整整三年的努力和坚持。“文学精品选”对当代文坛所产生的影响至今犹在。

有理由相信，《中国西部散文精选》对于建构西部文学的精神之厦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尤其是在这样一个过度物质化的消费时代，也有人概括为“娱乐至死的时代”。在崇高抑于低谷、美德驱于边缘、纯粹掩于纷乱的时候，坚持与守望显得更加可贵和重要。西部散文远远不是一个地缘的概念，它更多的是文学本质的留存，精神价值的追寻，美学高贵的持有，也是民族寻根的咏叹，从而体现了西部散文作家的群体品格和精神高度。我深感西部散文是有灵魂的，是诗意的，是带着爱和暖意的，是对心灵终极深情关注的。马克斯·拉斐尔《理解艺术的挣扎》：“艺术作品始终是自然（或历史）和心灵的综合。因此它有心灵的真实。”很关键的是，“精选”是一套很好读的书，它与读者是有心灵通道的，因为西部散文家们行走的大地就是茫茫人心所在。甘肃人民美术出版社以“集艺术之美，扬人文之善”为使命陈述，我想，我们应是同行者。

还需要提及的是，中国西部散文所体现出的人文精神、美学品质及其创作成就还远未有得到应有的关注和确认。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西部散文精选》的出版问世是有其特殊而深远意义的。我们的时代，的确是一个需要价值重构和优化的时代。然而当阅读《中国西部散文精选》之时，我们感受到了我们文学中久违的崇高、信念和英雄主义及对喧嚣、庸俗、极端功利的拒绝。因此，本书的出版可以说是应答了历史和时代对人文精

神和文学价值的召唤。

记得有人说过：“乡土、血统和祖先的语言并非一切的一切，在世界上还有超出这一切的东西，那就是人类。这世间有一种使我们一再惊奇而且使我们感到幸福的可能性；在最遥远的地方发现一个故乡，并对那些极隐秘和最难接近的东西产生热爱。”从某种意义上说，西部就是我们的精神故乡。

在此，郑重致谢《中国西部散文精选》的所有作者和主编者及对本书出版给予支持和关注的朋友们。

刘铁巍

2011年12月于兰州

序

我一直把西部散文视为“遗留胎气的散文，贲张血性的散文”。2007年夏，我开始向西部文友约稿。历时两年，最后确定了《中国西部散文精选》(4卷)。

无疑，这是迄今关于西部散文最厚重最全面最权威的一套选本，它将西部新时期30年的名篇、力作，从浩渺艺海一一打捞出来，第一次将中国西部改革开放30年来散文创作的巨大成就全方位地展现在世人面前，它使我们看到一个完整而气势宏大的西部散文阵容；看到西部各民族融合、演变、源远流长的历史文化背景；看到西部丰富复杂的社会生活、浓郁的民风民情；看到西部雄浑壮丽、色彩斑斓的大自然本色；看到西部人更多的纯朴、真诚、生命魅力，不倒的理想信念和时代精神风貌。

在我眼中，中国版图遥远的大西北、大西南旷远地带是“西部”不可动摇的坐标圆心。陕西之北之西，巴渝黔地，不过是西部“概念”的东端边缘地带。还有，把内蒙古高原中西部纳入西部概念的版图是较为被认同的。而那个十三朝古都西安，许多人并不认同它的西部地理属性和文化属性。“秦中自古帝王都”！它其实是儒家“中原文化”少有的核心城堡。同样，锡林郭勒以东至黑龙江流域呼伦贝尔广阔地带无论从哪一个角度看都已远离了西部，倒是与东北黑土地文化的血缘更相切近些……

所以，本卷入选之作都出自迄今生活在新疆、青海、甘肃、宁夏、西藏、云南、四川、贵州、重庆及陕西西北部、内蒙古中西部散文家之手。入选者既有上世纪八十年代活跃在散文界的李若冰、许淇、流沙河、刘成

章、杨闻宇、汤世杰、淡墨、朱奇、徐成森等一批散文家的名篇；更有当代西部实力派散文家周涛、史小溪、尚贵荣、于坚、刘亮程、吴景娅、裘山山、张于、孤岛、雷平阳、叶舟、陈漠、吴学良、杨天林、孟澄海等人的代表作；也有铁穆尔、唯色、野鹰、祁建青、海泉、斯日古楞、叶尔克西、拉木嘎土萨、姚胜祥、阿拉旦·淖尔、阿舍等蒙、回、藏、维、彝、苗、侗、土、哈萨克二十几个少数民族散文家的精品；以及西部一批更年轻的代表性散文家王族、刘志成、余继聪、陈洪金、卢一萍、凌仕江等人的扛鼎之作。同时选入西部“原生态散文”“在场主义散文”“新散文”等流派人物蒋蓝、周闻道、杨献平等人的佳作。

西部散文的内蕴肯定是以它远离现代文明的意味为特征的。当然，西部又从来不是狭隘封闭的，它自有其文化审美的包容性、开放性和价值取向。西部散文除了它独有的“地域”色彩特征外，更有自己独具的精神特质。那种张扬的原始自然生命力，不屈的生命激情，雄阔、凝沉的意象，悲凉、悲苦、悲壮的生存意识，无疑是它的质核和根系。在沿海和中原地区被后现代思潮扫荡时，西部散文所展示的自我生命精神因其“超凡的脱俗和纯净”而傲然独立（散文评论家范培松语）。今天，更有许多西部散文正力图跨越地域，探寻其深厚的寓意价值——走向与人类相通的自然、人文精神向度高度。

西部人自强不息的精神早已融入了中华民族的血液。中华民族需要张扬西部民族那种踔厉刚强、扬厉进击的强悍气质。《资治通鉴·唐纪》记录一位突厥人的话说：“释老之流，叫人仁弱，非用武争胜之术，不可崇也。”他劝他的可汗拒绝这种荏弱的文化，而要保持“用武争胜”的锐气。这样的结论虽有些偏狭，但我们不得不难堪地承认，我们民族文化中那种强悍勇猛的血性，狂放刚健的文化精神（文化的世界竞争力、引领力），“黄钟大吕、铁板琵琶”似的大风歌，从大唐以来早已在这块土地上缥缈，淡远。

我在给文友们的稿约中曾写道，“我要的是最能代表你散文艺术水平的佳作。我要的是西部区域内的散文家写有浓郁西部风情、显明西部色

彩、西部骨质、西部气派和西部精神的散文，当然也是高品位高层次的艺术散文。即使随笔，写成吉思汗西征、张骞出使、格萨尔王传奇、茶马古道、青海大坂、彝村侗寨的东西显然更合我的初衷”。“同样，我向来不把这些肤浅的粗糙的表象的浮光掠影的各类鱼目混珠的游记文章纳入西部艺术散文的视野”。

在这个浮躁喧哗的时代，消费文化已成为一股潮流，文坛和文人已被打上深深的商业烙印。理想信仰、艺术良知已不再是他们的心灵依仗，金钱的欲望犬儒才是他们快乐的追求。他们娇媚，轻浮，搔首弄姿，在“大众”“平民”的幌子下津津乐道家长里短，猫咪叭儿，“我爱美元”“巴儿狗乖乖”“不想上床”“想找一个花心情人”“玩的就是心跳”而使自己在慵懒无聊中人格沦为侏儒。这里则不同！你尽可从西部散文家的笔下领略西部散文的雄浑，苍茫，厚重，开阔，大气！领略帕米尔万山之宗，黄河长江之源，西陲长城雄关，茶马古道，雪域的阳光，昆仑长云，蜀道绝壁，苍茫乌鞘岭，黄金蒙古包，布达拉佛宫；领略野马，牦牛，藏羚羊，大漠胡杨，戈壁花芷，还有龟兹乐舞，黔南傩戏，康巴羌笛，陕北信天游，青海花儿……西部散文家的可贵恰在于他们在物欲横流中的“穷且益坚”，他们良知的坚守，博大的人文情怀和可贵清醒，以及西部散文家与底层劳苦大众、弱势群体、不幸者息息相关的命运。他们透过纷乱层积的史实，洞悉这些物象的真谛，展示独特新鲜的见解，传达着沧桑而温馨的生存体验，张扬着勃勃的生命激情。在散文创作中揭示民族之谜人生之谜，让主体意识之翩自由翩飞于苍茫天宇间，引领读者走入更深层的文化反省，以求获得广阔的精神世界和深邃的心灵空间。可以说，他们代表的是一种精神选择，是一种比生活目标更高的生命追求。

十年前，编者曾主编《中国西部散文》（上下），非常顺利地由东方出版中心列入计划推出，并被列入当年的“散文界10件大事”之首，在上百家报刊被评介，影响广大。十年后主编的此四卷，却几经波折……我很感谢读者出版集团甘肃人民美术出版社，他们以浩大气度张扬西部散文的旗帜，慧眼独识，使本书得以问世。同时，也很感激中国西部散文学会，

陕西延安市文联，以及刘铁巍、阚延军、祁玉江、李玮、崔临奎、邓世宏、高向东、雷元富等人，他们的真诚支持和鼓励使我最后越过了这片布满荆棘的高地。

——西部，天之高焉，地之古焉，文之灿焉！西部散文，遗留胎气的散文，赍张血性的散文！西部散文流派，已为当今国人所瞩目，在国内外享有很高的声誉。这套160多万字西部散文精选本的出版，无疑对芜杂混乱的当代散文是一次傲视、反叛与冲击。

高保军

2011年8月30日

目 录

第1卷

周 涛

巩乃斯的马 / 001

稀世之鸟 / 006

刘志成

待葬的姑娘 / 009

舞蹈在狂流中的生命 / 012

海 桀

离太阳最近的生灵 / 017

人 邻

那上天赐予他们果实的人群 / 024

余达忠（侗族）

从黑夜而生 / 027

淡 墨

空山鸟语 / 032

根系红土地 / 036

张 于

大河里的小事 / 039

许 淇

追赶马群 / 044

流沙河

蜀人吃茶十五谈 / 049

存一榕（哈尼族）

西双版纳的背影 / 055

李兴义

邂逅羊群 / 061

姜兴中

谁的目光掠过疏勒河 / 065

赛娜·伊尔斯拜克 (柯尔克孜族)

阿勒泰一个夏天的印象 / 073

和 谷

煤黑子舞步 / 078

曾训骥

浣花溪畔彩笺香 / 081

白玛娜珍 (藏族)

爱欲如虹 / 088

方健荣

天边的敦煌 / 095

王若冰

张家川 / 099

李 汀

一座村庄的温度 / 104

王自忠 (回族)

父亲的土地情深 / 109

高宝军

琵琶悲音 / 113

吴起秦长城 / 116

柏 桦 (傣族)

作夫梯田 / 121

宗满德

回 家 / 124

谢耀德

沙滨之城鄯善 / 128

杨建华

千古荔枝道 / 137

李天斌（黎族）

十月 / 141

张乃光（白族）

流动在歌声里的记忆 / 145

闫振华

马茹子花落满荒冢 / 153

康雄虎

西藏这只鹰 / 157

牧 北

快乐的葵花 / 163

周书浩

田野笔记 / 167

马永丰

月光下的迁徙 / 171

苏怀亮

天鹅海子 / 175

尚建荣

一棵树 / 180

古 原（回族）

西海固情节 / 183

徐成森

百代过客——为一个古老的村庄而歌 / 190

斯日古楞（蒙古族）

2005告别阿拉善 / 194

阿拉旦·淖尔（裕固族）

格桑花儿 / 198

荒 原

尼雅，失落的文明 / 205

周闻道

迷城 / 212

霍竹山

统万城的天空 / 219

吴学良

明月朗耀黔西 / 227

郝贵平

荒漠地平线 / 232

罗 漠 (苗族)

生命的诺言 / 237

纳·乌力吉巴图 (蒙古族)

涩谷车站前的哈奇公雕像 / 243

鸽 子

秋日泛舟普者黑 / 248

阿贝尔

对岸 / 252

余继聪

庄稼在说话 / 258

怀念斗笠 / 262

王凤英

车队越过冰雪达坂 / 268

段遥亭

打马草原 / 273

单振国

陕北的羊群 / 283

祁建青 (土族)

敦煌 / 287

瓦蓝青稞 / 297

吴克敬

青铜散 / 302

巩乃斯的马

周 涛

我一直对不爱马的人怀有一点偏见，认为那是由于生气不足和对美的感觉迟钝所造成的，而且这种缺陷很难弥补。有时候读传记，看到有些了不起的人物以牛或骆驼自喻，就有点替他们惋惜，他们一定是没见过真正的马。

在我眼里，牛总是有点落后的象征的意思，一副安贫知命的样子，这大概是由于过分提倡“老黄牛”精神引起的生理反感。骆驼却是沙漠的怪胎，为了适应严酷的环境，把自己改造得那么丑陋畸形。至于毛驴，顶多是个黑色幽默派的小丑，难当大用。它们的特性和模样，都清清楚楚地写着人类对动物的征服，生命对强者的屈服，所以我不喜欢。它们不是作为人类朋友的形象出现的，而是俘虏，是仆役。有时候，看到小孩子鞭打牛，高大的骆驼在妇人面前下跪，发情的毛驴被缚在车套里龇牙大鸣，我心里便产生一种悲哀和怜悯。

那卧在盐车之下哀哀嘶鸣的骏马和诗人臧克家笔下的“老马”，不也是可悲的吗？但是不同。那可悲里含有一种不公，这一层含义在别的牲畜中是没有的。在南方，我也见到过矮小的马，样子有些滑稽，但那不是它的过错。既然橘树有自己的土壤，马当然有它的故乡了。自古好马生塞北，在伊犁，在巩乃斯大草原，马作为茫茫天地之间的一种尤物，便呈现了它的全部魅力。

那是1970年，我在一个农场接受“再教育”，第一次触摸到了冷酷、丑恶、冰凉的生活实体，不正常的政治气候像潮闷险恶的黑云一样压在头顶上，使人压抑到不能忍受的地步。强度的体力劳动并不能打击我对生活的热爱，精神上的压抑却有可能摧毁我的信念。

终于，有一天夜晚，我和一个外号叫“蓝毛”的长着古希腊人脸型的上士一起爬起来，偷偷摸进马棚，解下两匹喉咙里滚动着呱呱低鸣的骏马，在冬夜旷野的雪地上奔驰开了。

天低云暗，雪地一片模糊，但是马不会跑进巩乃斯河里去。雪原右侧是巩乃斯河，形成了沿河的一道陡直的不规则的土壁。光背的马儿驮着我们在土壁顶上的雪原轻快地小跑，喷着鼻息，四蹄发出嚓嚓的有节奏的声音，最后大颠着狂奔起来。随着马的奔驰、起伏、跳跃和喘息，我们的心情变得开朗、舒展，压抑消失，豪兴顿起，在空旷的雪野上打着唿哨乱喊，在颠簸的马背上感受自由的亲切和驾驭自己命运的能力，是何等的痛快舒畅啊！我们高兴得大笑，笑得从马背上栽下来，躺在深雪里还是止不住地狂笑，直到笑得眼睛里流出了泪水……

那两匹可爱的光背马，这时已在近处缓缓停住，低垂着脖颈，一副歉疚的想说“对不起”的神态，它们温柔的眼睛里仿佛充满了怜悯和抱怨，还有一点诧异，弄不懂我们这两个究竟是怎么了。我拍拍马的脖颈，抚摸一会儿它的鼻梁和嘴唇，它会意了，抖抖鬃毛像抖掉疑虑，跟着我们慢慢走回去。一路上，我们谈着马，闻着身后热烘烘的马汗味和四围里新鲜刺鼻的气息，觉得好像不是走在冬夜的雪原上。

马能给人以勇气，给人以幻想，这也不是笨拙的动物所能有的。在巩乃斯后来的那些日子里，观察马渐渐成了我的一种艺术享受。

我喜欢看一群马，那是一个马的家族在夏牧场上游移，散乱而有秩序，首领就是那里面一眼就望得出的种公马，它是马群的灵魂。作为这群马的首领当之无愧，因为它的确是无与伦比的强壮和美丽，匀称高大，毛色闪闪发光，最明显的特征是颈上披散着垂地的长鬃，有的浓黑，流泻着力与威严，有的金红，燃烧着火焰般的光彩。它管理着保护着这群

牝马和顽皮的长腿短身子马驹儿，眼光里保持着父爱般的尊严。

马的这种社会结构中，首领的地位是由强者在竞争中确立的，任何一匹马都可以争群，通过追逐、撕咬、拼斗，使最强的马成为公认的首领。为了保证这群马的品种不至于退化，就不能搞“指定”，也不能看谁和种公马的关系好，也不能凭血缘关系接班。

生存竞争的规律使一切生物把生存下去作为第一意识，而人却有时候忘记，造成许多误会。

唉，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在巩乃斯草原度过的那些日子里，我与世界隔绝，生活单调；人与人相警惕，唯恐失一言而遭灭顶之祸，心灵寂寞。只有一个乐趣，看马。好在巩乃斯草原马多，不像书可以被焚，画可以被禁，知识可以被践踏，马总不至于被驱逐出境吧？这样，我就从马的世界里找到了奔驰的诗韵：辽阔草原的油画，夕阳落照中兀立于荒原的群雕，大规模转场时铺散在山坡上的好文章，熊熊篝火边的通宵马经，毡房里悠长喑哑的长歌在烈马苍凉的嘶鸣中展开，醉酒的青年哈萨克在群犬的追逐中纵马狂奔，东倒西歪地俯身鞭打猛犬，这一切，使我蓦然感受到生活不朽的壮美和那时潜藏在我们心里的共同忧郁……

哦，巩乃斯的马，给了我一个多么完整的世界！凡是那时被取消的，你都重新又给予了我！弄得我直到今天听到马蹄踏过大地的有力声响时，就在屋子里坐卧不宁，总想出去看看，是一匹什么样儿的马走过去了。而且我还听不得马嘶，一听到那铜号般高亢，鹰啼般苍凉的声音，我就热血沸腾，热泪盈眶，大有战士出征上战场，“风萧萧兮易水寒”的悲壮之慨。

有一次我碰上巩乃斯草原夏日迅疾猛烈的暴雨，那雨来势之快，可以使悠然在晴空盘旋的孤鹰来不及躲避而被击落；雨脚之猛，竟能把牧草覆盖的原野一瞬间打得烟尘滚滚。就在那场短暂暴雨的吆打下，我见到了最壮阔的马群奔跑的场面。仿佛分散在所有山谷里的马都被赶到这儿来了，好家伙，被暴雨的长鞭抽打着，被低沉的怒雷恐吓着，被刺进大地倏忽消逝的闪电激奋着，马，这不肯安分的生灵从无数谷口、山坡涌出

来，山洪奔泻似的在这原野上汇聚了，小群汇成大群，大群在运动中扩展，成为一片喧叫、纷乱、快速移动的集团冲锋场面！争先恐后，前呼后应，披头散发，淋漓尽致！有的疯狂地向前奔驰，像一队尖兵，要去踏住那闪电；有的来回奔跑，忙乱得像临危不惧、收拾残局的大将；小马跟着母马认真而紧张地跑，不再顽皮、撒欢，一下子变得老练了许多；牧人在不可收拾的潮水中被携裹，他大喊大叫，却毫无声响，他的喊声像一块小石片扔进奔腾喧嚣的大河。

雄浑的马蹄声在大地上奏出的鼓点，悲怆苍劲的嘶鸣、叫喊在拥挤的空间碰撞、飞溅，划出一条条不规则的曲线，扭住、缠住漫天雨网，和雷声雨声交织成惊心动魄的大舞台。而这一切，得在飞速移动中展现，几分钟后，马群消失，暴雨停歇，你再看不见了。

我久久地站在那里，发愣、发痴、发呆。我见到了，见过了，这世间罕见的奇景，这无可替代的伟大的马群，这古战场的再现，这交响乐伴奏下的复活的雕塑群和油画长卷！我把这几分钟间见到的记在脑子里，相信，它所给予我的将使我终身受用不尽……

马就是这样，它奔放有力却不让人畏惧，毫无凶暴之相，它优美柔顺却不任人随意欺凌，我说它是进取精神的象征，是崇高感情的化身，是力与美的巧妙结合恐怕也并不过分。屠格涅夫有一次在他的庄园里说托尔斯泰“大概您在什么时候当过马”，因为托尔斯泰不仅爱马、写马，并且坚信“这四匹马能思考并且是有感情的”。它们和历史上的那些伟大的人物、民族的英雄一起被铸成铜像屹立在最醒目的地方。

过去我只认为，只有《静静的顿河》才是马的史诗；离开巩乃斯之后，我不这么看了。瞧瞧我们巩乃斯的良种马吧，这些古人称之为骐骥、称之为汗血马的英气勃勃的后裔们，日出而撒欢，日落而哀鸣。它们好像永远是这样散漫而又有所期待，这样原始而又感知，这样不假雕饰而又优美，这样我行我素而又不会被世界所淘汰。成吉思汗的铁骑作为一个兵种已经消失，六根棍马车作为一种代步工具已被淘汰，但是马却不会被什么新玩艺儿取代，它有它的价值。